

## 母亲识字

■王明洪

电话里,母亲高兴地对我讲,她现在识了很多字,读书看报都能亲力亲为了。隔着千里电波,我都能感受到她那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。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在四个兄妹中她排行第二。由于家境贫寒,她只上了1个月学就辍学了。能写会算,识文断字,从那时起就成为母亲埋藏在心底的一个梦。打记事起,母亲常对我和姐姐说的话就一句——“书要刻苦读,将来千万别学妈做‘睁眼瞎’。”而一路拉扯我们长大,又都让我们接受了高等教育,颇有成就感的母亲,绽开了满脸的皱纹,就像寒风里一朵怒放的秋菊。

上次休假在家,总感觉母亲有话想对我说,可多是欲言又止。有一次,她对我说:“儿啊,啥时候你出去顺便给我买一本字典吧,要初学识字的那种。”母亲的话语很缓慢,语气中透着羞涩与些许不安。

母亲那年过花甲了,还要念书识字?我把她的话当成了玩笑,并未上心。直到那天——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外甥在家写作业,母亲静静地在一旁观看。她时不时地用手指着小外甥写的字,问他怎么读什么意思。小外甥一一作答,高兴得母亲直拍手。而且,我特别注意到,小外甥每说出一个字,母亲都小声地跟着念上几遍。原来,她真是在识字啊!难以抑制心中的自责,我赶忙进了一趟城,给母亲买了一本精装版的《新华字典》。接过字典的母亲如获至宝,兴奋的样子像极了孩子。

我自幼喜好写作,近些年在军营里笔耕不辍,文章陆续见诸报端。每当想我的时候,母亲就会央求父亲给她读读我写的文章。刚开始父亲还是答应,可渐渐地,也有些不耐烦。终于有一次,他无心地对母亲说:“学识字吧,学会了你自己读给自己听,想读多长读多长!”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母亲自此萌生了识字的念头。

母亲学得认真,自己备了纸和笔,一遍又一遍地练习。她的老师有很多,父亲、姐姐,还有我的外甥,而教科书就是那本《新华字典》。父亲在电话里乐呵呵地对我说:“你母亲学得有模有样,是个好学生!”母亲则喜欢念我的文章给我听。听着那抑扬顿挫的流利念诵,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母亲戴着老花镜艰难识字的场景,心头五味杂陈。

19岁那年,我参军入伍,从此成为母亲放不下的牵挂。我不在家的時候,我的那些“铅字”就像是我的化身,让母亲认着、读着、想着;而它们就像柔软的手帕,帮母亲拭去滴落在心里的思儿泪花,给她温暖,展她笑颜。

三天前,母亲给我发来她编辑的第一条微信:“儿子,天气凉了,注意穿衣。儿子,看到你高兴,我也笑啦!”母亲这话真肉麻,可我喜欢得不得了!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

距离歼-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牺牲的日子,已经过去了2000多个日夜。罗阳的妈妈吴传英手中的丝线也绣了2000多个日夜。她把对罗阳的爱和思念,融入一幅幅祖国大山与江河的美丽“十字绣”中。那正是罗阳生前没有做完的梦……

# 暖阳

■戴墨

我想说的是罗妈妈家的暖阳。我想说的是罗妈妈千针万线绣出来的那个红彤彤的暖阳。

罗妈妈大名吴传英,是个低调的人,有着那个年代许多老共产党员共有的美德——质朴、谦逊、认真、豁达,历经艰难,却依然在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平和与坚韧。

罗妈妈是1951年参军入伍的,不久就与1949年参军的罗爸爸浪漫结合。可13年前,罗爸爸不在了。一起拿枪杆子又一起举教鞭的革命伴侣,在走过大半辈子风雨后,一个突然抽身离去,让另一个很长时间都不能习惯。幸好罗爸爸喜欢照相,给她留下一箱子的老照片。那些浸染着岁月风霜的温情回忆,伴她度过了许多孤单的日子。

把她从孤独中拉扯出来的还有她的儿子罗阳——那个闻名全国的歼-15舰载机总指挥、航空工业的英模,全国“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2012年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。

爸爸去世后,罗阳不管下班多晚都过来陪伴妈妈,和她说话,尽管有时说着说着就歪在床边睡着了。罗妈妈就在一旁怜爱地看着儿子。她知道,罗阳太累了,早晨顶着星斗出门,晚上顶着星斗回家,忙得两头不见太阳。眼见罗阳戴的手表表带都磨出毛边儿了,罗妈妈提醒他去换个新的,可过了很久也没见换上。

这天,罗妈妈又说起这事。只见罗阳拿过桌上的毛笔,把表带的毛边儿用墨汁染了色。罗阳涂得很专注,很快,表带就焕然一新了。开心的罗阳像孩子似的举给妈妈看。其实,那块旧表是当年罗爸爸留给他的,罗阳一直舍不得摘。滴答的时间会准确地提示他天亮了,到点上班、开会、出差、科研,给妻子打电话、回家看妈妈;滴答的时间也一定在某一时段焦急地警示过他,要注意休息,关注健康,可不知为什么被忽略了。

江浙口音、短发、瘦小、戴着助听器、脊背有一点微驼的罗妈妈做梦也没想到,那天,她等来的不是儿子的脚步



在罗妈妈家中,罗阳的身影无处不在。那思儿念儿、以儿为傲的慈母心,打动人心。  
刘银星摄

声,而是世间最痛的经历——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
罗阳在素有共和国老工业基地“长子”之称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工作了30年。为了击碎“中国100年都不可能做到”的妄论,为中国航母的远航奏响凯歌,他带领团队没日没夜地为祖国研制战机。罗妈妈也曾劝儿子悠着点干,可罗阳常说:“既然是长子,总得拿出长子的样子来!”作为母亲,罗妈妈心疼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儿子;而作为党龄比罗阳年龄还长的老党员,她又怎能不理解罗阳“干”的心情。

罗阳因公殉职后,人们尊崇他是英雄,是民族脊梁。可罗妈妈却认为,罗阳只是一个普通人,所取得的成绩都是组织培养和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,她常常觉得罗阳做得还不够,但国家却给了她那么高的荣誉,这让罗妈妈很不安。

时代的坚忍与磨砺塑造了一位母亲的伟大品格。可母亲终究是母亲。

我听见罗妈妈哽咽声中的遗憾:“可惜,罗阳走得太早了。如果再多给他些时间,让他为国家再多做一点事,再多尽一点力,该多好!他还年轻,如果我能换他,该多好……”

在家中,最显眼的地方,悬挂着一幅罗妈妈的“十字绣”作品——《旭日东升》。那是在罗阳牺牲后开始绣的,罗妈妈一绣就是3年。想罗阳了,罗妈妈就会盯着那上面巍峨起伏的山脉出神,眼中闪过晶莹的泪光。

她说,就是罗阳让他爱上“十字绣”的。那时,罗爸爸刚刚过世,罗阳怕妈妈沉溺悲伤,便劝她绣“十字绣”来打发时间、驱除孤独。最初绣的那幅《翠竹人家》,就是罗阳帮她挂到墙上去的。罗阳一边挂,一边夸赞:“妈,您绣得太好了,真了不起!”怕妈妈累坏眼睛,罗阳又总是不忘叮嘱她:“妈,不着急,慢慢绣!”

《旭日东升》,罗妈妈真的绣得很慢很慢,慢得仿佛时间都停在了某一个夜晚。那是她看见罗阳的最后一个

夜晚——星空很亮,亮得就跟罗阳送上蓝天的一架架银鹰的颜色一样。有时绣着绣着,罗妈妈的耳朵里就传来了“咚咚”的响动,像是罗阳上楼的脚步声。她赶紧放下绣针迎出去,等了半天也没看着个人影。心想,罗阳这时候还没下班,怎么可能回来呢,就重新拾起绣线。可绣着绣着,心里又“忽忽”一下,感觉罗阳往楼下走去了。罗妈妈又赶忙跑到阳台上,向下张望。

每次罗阳走,她都是这样目送儿子。罗阳知道楼上的妈妈在俯身看他,经常一手扶住车门,另一只手向她高高地扬着,“再见”的声音在风中总会回荡那么一会儿。当妈妈的心疼儿子,告诉罗阳打电话来就行,不用天天跑回来。可罗阳却说,回家看妈妈就是最好的休息。罗阳的笑还带着小时候的样子,让妈妈的心里那样的甜。

院里邻居都认识罗阳,知道老罗家的儿子是个大孝子,很听话很出息。那时候他们全家吃食堂,每次姐姐打菜,他就自觉地去主厨那儿排队,不管多晚

都要等到爸妈回来一起吃。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那个年代,学校也不上课。妈妈告诉罗阳别乱跑,他就老老实实在家看书、练字、写日记,自个儿鼓捣半导体,拆完了再装上。后来国家恢复高考,老师让他报清华。他却报考了航校,选了军工专业。

考上航校那年的第一个寒假,罗阳没回家过年。写来的家信里,说的都是时间紧迫,怎么能多掌握本领报效祖国之类的话题。罗妈妈理解支持儿子,只有嘱咐他别太辛苦,注意身体。但一向听话的罗阳,这次没有听妈妈的话。

疼痛的光阴就像手中的绣线,绣着绣着就短去一截。3年里,绣绣停停,再莫名地思量一阵儿。心中郁积的块垒,便在千针万线中结出了一重重的茧花。那疼那痛,也就化作了掌心里的光亮。借着那红彤彤的光亮,罗妈妈终于把心中的愿景绣好了。绣作上,一轮红日始出东方的刹那,仿佛千山在急促地回应,又仿佛万水在其间激荡。

一个人间有磅礴,方能雷霆万钧。

望着老人瘦小的身躯、花白的头发、堆叠的皱纹,我突然抑制不住眼泪。古时岳母把“精忠报国”刺在了儿子背上。同样是一位精忠报国的“战士”的母亲,她把对儿子的期许和思念都绣进了祖国的迢迢山水。

这么多年来,每到为罗阳扫墓的日子,一队队“绿军装”总会来到他的墓前,庄严地举起右手,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深深的缅怀。每当此时,罗妈妈的泪水就会倏地一下涌出眼眶。那个瞬间,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孤单。因为,儿子罗阳,还有像罗阳一样的好孩子们一直都陪在她身边,从来没有离开。

儿媳告诉她,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上,我国又一批新型战机比翼高飞,惊艳世界。听到这话,罗妈妈的眼里都是红彤彤的暖阳。因为她知道,儿子罗阳的憧憬和梦想正一步步地在实现……

题图制作:孙鑫

## 家人

# 爷爷的胡子

■任瑞娟

少提胡子的事儿。”

委屈的我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。原来,上世纪30年代,身为进步青年的爷爷加入了党组织,并受党的指派回老家教书,借以发展革命力量。

爷爷的父亲一听儿子成了共产党,撇着胡子,拄着拐棍,要爷爷选择是要爹娘还是要共产党?爷爷沉默良久,来:“你这狼撵的,又用我的梳子!”奶奶是陇东人,离开家乡几十年了,乡音依然浓重。

爷爷从嗓子眼里挤出声音,讪讪地说:“就好,就好。”奶奶立马就不吭声了。一家人都不知道究竟。问爷爷,爷爷手一背头一低走开了;问奶奶,奶奶长叹一声:“唉!陈年旧事了。”

父亲从西藏回来,给爷爷带了一把小巧精致的牛角梳,笑着说:“这是专门梳胡须的,您以后不用和我妈抢梳子啦。”

爷爷摸着小巧的梳子,连连说:“这好,这好。”说着说着,眼里竟浮起了一层雾。

奶奶也动了情,说:“老头子,要随身带着哦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爷爷没有抬头。一天在饭桌上,我看着爷爷的胡子,随口说道:“爷爷,您是不是变质了?”这话一出,爷爷和奶奶都冲我瞪大了眼睛。

“饭菜才会变质,我变什么质?”爷爷生气地用筷子敲了一下碗。

竟然就是爷爷的父亲。

奶奶摸着肚子,对爷爷说:“你还有个后呀,那死了的战士很多都没有后了。”听了这话,爷爷捂着头痛哭起来。他疯了一样地拿起剪刀,一把剪断了胡子,把剪下的胡子生生地攥在手里,说:“我要留着胡子看到胜利!”

1949年的开国大典,爷爷和奶奶是流着眼泪“听”完的。奶奶问爷爷:“胜利了,还留胡子吗?”爷爷说:“留!为了铭记。”这一留,就是几十年。

那个秋雨绵绵的黄昏,爷爷对奶奶说:“如果我走了,就把那个兜兜放在我身边。”

奶奶抚摸着爷爷的额头说:“你呀,壮得像个年轻汉子,咋会走呢?”但是,爷爷真的走了。奶奶一边从

柜底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字的布兜,一边哭着数落:“你这狼撵的,又一声不吭地走了。”

原来,惨败那年,爷爷把剪下的胡子装进这个布兜,并在布兜上密密麻麻地写下牺牲战士的名字。他边写边说:“这么多壮壮的火种就在这兜兜里啦。”之后,每场战斗前,爷爷都会把布兜上的名字吼一遍,好像点名一样。

“李丹丹?像个女孩子的名字。”抚摸着布兜上的名字,我说。

“那是一个会唱孩子的女娃子,为掩护你爷爷牺牲了。”奶奶长叹一口气,悠悠地说。

我把布兜紧紧抱在怀里,全身都有了沸腾的感觉。我仿佛看见——爷爷正在阳光下梳理胡子!



插图:王一霖绘

## 璇姐私聊

# 沉默,不一定是金

璇姐好:

我一直信奉的原则是:夫妻之间没必要黏黏糊糊,很多事情不必多说,彼此都能心照不宣。可是这一年来,妻子越来越爱抱怨:什么我和孩子说的话都比和她说得多了,什么她越来越没有“被需要感”了,弄得我心里很烦。都老夫老妻了,哪有那么多可说的?她这不是有点“作”吗?

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连长 王逸

王连长你好:

按照你的原则,你有了委屈,自己消化;她有烦恼,自行处置。那夫妻二人为什么还要穿越茫茫人海,互相寻找、互相依靠呢?

要想修到“无声胜有声”的境界,“看山是山——看山不是山——看山还是山”的过程中,夫妻双方的沟通是必不可缺的。无论是互诉衷肠,还是互诉烦恼。彼此的了解和理解,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中形成和加深的。

地理空间的不同,会让人心理空间需要更多的爱去填满。这绝不是你的妻子在“作”,而是人非常正常的情感需求。对此,我们应当用心呵护,而非心生冷淡。

作为一个基层带兵人,我知道你的工作很累,压力“山”大,闲下来就想好好放空自己。但既然成立了家庭,就有你应当肩负的责任。对你的爱人来说,你走心的几句话,都会是对远方的她最好的疏解和安慰。

所谓沉默是金,在夫妻生活中有时并不成立。生活琐碎,但这份琐碎中的温暖会弥合成强大的力量,支撑你们走过往后余生。

